

孤 沪 著

HUAYICHUBANSHE

# 女 囚

华艺出版社

I 247.5

44-c1

女

囚

华艺出版社

张 沪 著

## 女 囚

---

作者:张沪

出版:华艺出版社

印刷:人大印刷厂

发行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---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8.125

字数:155千字

版次:1993年11月第一版

印次: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册

---

ISBN7-80039-889-7/I·392

定价:5.80元

# 目 录

<b>曼陀罗花</b>	
——女囚系列小说之一·····	1
<b>瓦 妖</b>	
——女囚系列小说之二·····	38
<b>方城门</b>	
——女囚系列小说之三·····	82
<b>金花鼠</b>	
——女囚系列小说之四·····	135
<b>混血儿</b>	
——女囚系列小说之五·····	187
<b>后记</b> ·····	255

# 曼陀罗花——女囚系列小说之一

MAN TUO LUO HUA

佛经说，曼陀罗花白色而有妙香，花大，见之者能适意，故也译作“适意花”。传说，萌生于地狱边缘

.....

“什么羊肠子羊肚子的玩意儿！扔了！”

“别！别！扔了它，我用什么洗脸？”

“队长叫搞卫生，你敢反对？”

“啪！”一条破毛巾扔进马厩中央的垃圾堆里，几把平锹切赤卡嚓一响，垃圾立刻被铲到门外停着的平车上。毛巾破得丝丝缕缕，又灰又黑，上面竖着一粒粒布毛疙瘩，确实象一挂羊下水。但是毛巾的主人却从地铺上蹦了起来，直追出去。

晚了！平车已经拉走了！她垂下戴着小黑帽的脑袋，沮丧地回来。这是一位佛门子弟，可是实在寒酸，在这群女教养分子中数她穿得最破。那一身补钉摞补钉的中式衣裤，都看不出

原来的布料，满是五颜六色各种形状的补钉。一双缠过又放了的半大小脚，登着厚厚的布底鞋，鞋脸上露出家做的白布袜子。双眼皮，圆眼睛，高鼻梁，年轻时许是个美人胎子，但现在那苍白的鹅蛋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布满皱纹，看去有六十多了。

她心疼得直叹气。一条破毛巾对别人说来算不了什么，对她可是个不小的损失。她自从进了教养所就没有家人来看望，意味着没有“财路”。在这物力维艰的所在，没人送日用品，你只好干忍着。

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；好像挂着一张无边无沿的水帘。“先下牛毛没大雨，后下牛毛不晴天。”这雨从后半夜就不紧不慢地下起来，直到现在快开午饭了，还毫无放晴的意思。远远近近的田野都蒙上一层灰色。人们的心头也是灰蒙蒙、湿漉漉的，象马厩里的土地一般，塞满了泥浆，又沉重又郁闷。

这个大马厩改成的号房，塞了一百多个女囚。劳动教养所的女队刚搬到滨海的慈渡劳改农场，监房还没盖起来，除了队长们住在一溜小小的红砖房里以外，其他的人全挤在这里。喂马的木槽已全部拆去，几根大方木拦出中间的走道，南北两边的泥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草，就是两溜统铺。女囚们一个挨一个，沙丁鱼似地挤在统铺上，每人只有二尺宽的地盘，衣服鞋袜，脸盆牙具，零七八碎都放在靠墙一面。

据说是为了照顾妇女，把女队分配到葡萄园劳动。其实是为了减少对男犯的诱惑，葡萄园是个相对独立的去处，这一来除了技术员，就不必派男人进去，可以省掉许多管理上的麻烦，于是葡萄园里的全部活茬都落到这一百多个女人头上。深秋时节正是葡萄园最忙的时候，收完葡萄，跟着便是修剪和埋藏。这儿的人不娇，葡萄倒挺娇嫩，如果上冻以后埋不完，娇嫩的葡

萄在这北国海滨的严寒下，立刻会冻死。心疼葡萄就不能心疼人，女队足足有两个月没有星期日了。人们一个个累得贼死，收工回来就往铺上一倒，胳膊腿都懒得抬。两溜统铺乱糟糟地堆着没叠的被褥、满是泥污的衣裤，象个猪窝。马厩里除了原有的马粪尿味，又发出一种臭脚丫、脏裤衩、汗透的衣服组成的女号独有的腥臭味。

清早有人发现今儿下雨，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在被窝里小声嘀咕：“别停！别停！让我们歇一天罢！”老天爷真的可怜这帮女囚，雨越下越大，可是她们没这个福分，早饭后，大值班白仁新的哑嗓子便响起来：

“搞卫生！搞卫生啦！”

“湿不叽叽的，怎么搞啊？”

“谁敢不搞？队长说的：回头有人来参观！”小白虽然不是穿警服的公安人员，仅仅是个外雇职工，可是她自认清清白白，比这帮肮脏的女囚高着一头，说话总是带着几分火药味，可没有另一个大值班郎世芬好说话。

参观？大家的心头一沉。这就是说，要搞那门面活啦。被窝要叠得方方正正，见棱见角，墙上的包裹全得拿下来，卷在被窝垛里，毛巾要一叠三折挂在横穿空间的铁丝上……不管这批人们身上的垢污有铜钱厚，虱子虻子成群，外表一定要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跟表面光的驴粪蛋似的。这种搞卫生比出工累得多。有一次，一个什么王国的公主要来参观。人们足足搞了三天卫生，把屋里的地皮都抢掉一层，还是不行，最后从远处拉了几车干黄土，重新铺垫、夯实。但是那位公主上别处去了，没有来。

尽管人们头疼，还是得搞卫生，小白的活象刀子一样悬在

大家的头顶上：“想想你们的身份！”

马厩里掀起一场混乱，老尼姑刘青莲的毛巾，就在这个时候被一个外号母金刚的女囚扔了出去。

何必呢，刚从病号班回到五组的谢萝忿忿不平地想，收起来掖在被窝垛里不也可以过得去吗？她心里想着，嘴里就说了出来：“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

“仨鼻子眼要你多出这口气？！臭右派！要拔冲（打抱不平）就出来练练！”一身腱子肉的母金刚象个汽油桶似地站在中间的过道上，双手叉腰向麻秸杆似的谢萝叫阵。她是有名的“天桥小四霸”中的老二，打架最拿手。此刻她轻蔑地看着眼眶深陷、鼻子尖削、颧骨高耸、胳膊腿和躯干象用粗细不等的干柴棍拼凑起来的谢萝，心想：这右派分子活得不耐烦了，要找死吧！

旁边有人阴恻恻地说：“干吗？打抱不平吗？要不把你的毛巾送给老秃驴，可惜所规里有一条：不准私自赠送！你不怕蹲禁闭就试试！”说话的也是个右派，五组组长孙新明。她外号“尖下巴”，行事极讲策略，滴水不漏。如果母金刚是刀马旦，他就象个狗头军师。

谢萝被噎得干瞪眼说不出话来，回头看看刘青莲，虽然也气得脸白唇青，可是居然能够默默地坐在一边，半闭着眼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不知在念叨什么。

当事人都不言语，我干吗管这闲事？谢萝强压着怒火，低下头去收拾自己的铺位。母金刚还在不依不饶地骂着，幸而耳朵极尖的小偷金翠玉听见了远处抬大桶的声音，尖声叫道：“别吵了，开饭啦！母金刚，今儿你值日，快！”

正值饥荒年月，劳教所的午饭一贯是用盐水煮白菜帮，装



桶以后，浇上一勺熟油，外带每人两个窝头。机灵的人打饭赶两头，“早打油，晚打稠，不早不晚稀溜溜。”第一个打饭的，那勺油百分之八十可以归她。最后几个去的人菜汤倒是稠一些，但一点油星也没有。各组的值日叮当五四地拿着饭盆，抢出大门，直奔冒着热气的大桶。

“喝！今儿浇的是荤油啊！”

拔得头筹的母金刚掀动着肥厚的鼻翼，贪馋地嗅着手捧的菜汤，脚步一侧歪，右手带着的那盘三分之一是草籽的棒子面窝头，全部滚进菜汤。她一怔，把汤盆放在地下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“什么大不了的事！连汤带窝头分吧！”尖下巴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说的是……”母金刚恍然大悟，一勺勺分起来。

老尼姑却紧张地捂住她那只粗瓷大碗，细声说：“不成！我不沾荤腥！”

“那更好了！不吃！归我！”母金刚回手要往自己碗里分下双份。

明摆着要让这老尼姑饿一顿了，在谎祸加天灾的六〇年，窝头赛过金子呀！谢萝觉得不公平，把碗伸过去：“刘青莲这份分给我吧！她不能吃荤，我把这个换给她！”谢萝取出家送的炒面，倒在老尼姑的碗里。突然一只手伸来端起那只大粗碗，哗地把炒面倒在还未分完的菜汤里：“教养分子不许混吃混喝！这是所规！”

说话的是尖下巴，她执行的是组长的职责，至于刘青莲吃什么，不在她的责任范围内，她决不多管闲事。

谢萝太不识相了，站起来说：“你这个组长怎么不管欺侮人

的流氓，专挑软的捏？”

“他妈的！谁是流氓？流你哪儿了？”母金刚恼羞成怒，一巴掌过去，谢萝的饭盆骨碌碌地滚到门外，刚分给她的窝头在泥泞中滚成两个泥球。

谢萝愤怒地跳起来，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扯住了。老尼姑连连说：“犯不上去理她！”

“我是流氓？比你们这帮犯脑袋瓜罪的干净多了！哪像你们，姓贾的嫁给姓贾的，一窝子假模假事！不吃荤？吃骚！什么玩意儿！当人贩子……”母金刚凶相毕露地撒起泼来，整个马厩都响彻了她那破锣似的嗓音。

谢萝觉得她骂得离奇：“谁当人贩子啦？别把自己干的事往别人身上扣！”

“反正有人干！有人干！”母金刚满嘴喷着白沫大嚷。

难道是说刘青莲？谢萝回头看看这个佛门弟子，觉得实在不象。老尼姑对母金刚的詈骂只睁了睁眼，又垂下戴着小黑帽的头，两片干瘪的嘴唇不停地翕动着。谢萝侧耳细听，一缕细若游丝的声音清晰地在背诵：

“……世无所怙，惟忍可恃。忍为安宅，灾怪不生。忍为神铠，众兵不加。忍为大舟，可以渡难。忍为良药，能济众命……”

“你在念什么？”谢萝莫名其妙。

“《罗云忍辱经》……”

“你怎么那样窝囊？”

“……众毒横加，忍默不说……外静内寂，植念道根……”

又在念经了。这个尼姑是呆子吗？可是不呆又怎么样？在这“牢头”面前有什么真理可言？谢萝看着自己那两支细如麻

秸的胳膊，血管和骨骼在皮肤下显露得一清二楚。她心里明白自己决不是母金刚之流的高手，无论是打架，是骂街，还是劳动，自己都是“不入流”的。啊！她忽然想起来：雨一住，就要出工了。来到劳教所不久，她便进了病号班，明天将是她参加劳动的第一天。

## 二

十月里有个小阳春。季节已然快到十一月了，将近中午的阳光还晒得人有点发燥。紫的，绿的、红的、玛瑙珠般的葡萄早已收完，只剩下枯黄的叶子覆盖着一行行葡萄架。要过冬了，葡萄的主要枝干都得蛰伏到土堆中去，长长的蔓子相当碍事。技术员带着二十几个女囚，喀嚓喀嚓地在前边修剪，离开母体的葡萄枝蔓蛇一般地堆在畦里，其余的人干的活便是把它们抱到中央大道上，由大车拉回去当柴火。

带队的女队长姓王。女队姓王的队长太多，只好按个子来识别。矮而胖的她排列第三，人称“三王队长”。其实她已有三十多岁，管教女囚的年头也不少了。她常用一句口头禅自嘲：“我的眼睛就是X光机，这些劳教分子肚里的几根肠子，我都清楚！”

别瞧她胖，却是篮球场上的健将，慈渡劳改农场公安女篮队的中锋，打起球来是个拼命三郎。她属于外向型的性格，观察女囚也喜欢从表面现象来衡量。比如她认为身体壮、干活棒的假小子就是“改造好”，只要能干活，再调皮捣蛋也挨不着“剋”。至于体力弱的病身子，她认为都是懒骨头，不是干不了，而是不肯干！

此刻三王队长正盯着谢萝在运气。柿子般的胖圆脸上，两条眉毛已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一条扬得极高，一条压得极低。谢萝懵懵地不知祸之将至，费尽吃奶的力气在对付一捆葡萄藤。那几根弯弯曲曲的东西弹性十足，压了这头，那头又蹦了起来。别人的捆比她大好几倍，已经跑了几趟，她连一趟也没运出去。唉！她实在不能算健康人。那身原本属于她婆婆的大襟夹衫，在她身上飘飘荡荡，活脱儿是个插在稻田里吓麻雀的草人。脸色像秋风吹落的葡萄叶子，一片灰黄，只有颧骨上像搽了胭脂一般烧着两团火焰。自从那个不能忘记的冬天，发着高烧的她被人从病榻上拖起来，送进报社礼堂，晕晕乎乎地听到台上用震耳的声音判决：“送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谢萝去劳动教养。”然后被塞进一辆呜呜叫的吉普车送到这里，她就一直住在病号班。只因冬天将至，葡萄埋不完就会冻死，慈渡劳改农场的葡萄园又有几百亩之多，队部急了，于是下令：轻病号全部出工。谢萝才出了病号班，来到葡萄园。可是她肺里那不断发烧的病根没有消灭，压根没那个能耐干活。小小的一捆葡萄藤，好不容易背上站了起来，脚底下一绊，摔了一跤，捆又散开了。

“喝水啦！休息啦！”大道上有人吆喝。

谢萝拖着那捆跟她较着劲的葡萄藤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艰难地走出葡萄畦。水桶周围已挤满了人。挑水的母金刚站在一边，虎视眈眈地看着。谢萝摇摇晃晃地走到水桶边，也想去舀一杯水喝。

“一边去！一边去！”母金刚轻轻一搯，谢萝立刻象不倒翁似的一个趔趄。

“干吗不让我喝水？”谢萝轻轻说了一句。无情的干渴灼着她的嗓子，一上午虽说没干多少活，可是流了不少汗。长期的

低烧使她嗜水如命，没饭吃可以忍，没水喝就没法儿活。

“干吗让你喝水？要喝你自己去挑！”母金刚斜眼瞪着谢萝。开水在女队是一宝，一天只发三茶缸开水。不少教养分子结成互助组，把开水攒在暖壶里留着洗头、擦身。在这深秋时节的滨海地区，老用冷水，会留下病根，好几个姑娘都象更年期的老太太一样停经了。三个人一天的开水一小盆，很可以派派用处，体内的水份只能靠上午在工地上的开水和早晚两碗稀粥来补充。工地上的剩水归挑水者所有，这是不成文的法律，剩得多了，挑回去，她可以痛快地洗一回，或者跟别人交换一个窝头、一卷手纸、一块肥皂，看需要而定。挑水是个好差使，好几个人抢着挑，挑水的时间越临近收工，剩的水越多，桶里的水越热，价值就越高。母金刚今儿好不容易抢到水桶，要指着这桶水换窝头，只盼着别人少喝点，象谢萝这样的麻秸杆，趁早滚一边去。

干渴使谢萝绕过这尊凶神恶煞，从另一个桶里舀了一杯水。母金刚大怒：“去去去！真没脸没皮！”扑过去劈手夺过杯子，往桶里一倒，顺便给谢萝一掌。她只使了三分劲，谢萝已象皮球似地直弹出去，砰地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抬头一看：是三王队长！

“抢水喝那么起劲！干活就死磨活泡！照你这改造态度，就欠在这里呆一辈子……”三王队长运了一上午的气，此时全部倾泻出来。

谢萝闷闷地按着挨了一掌的胳膊，离开冒着热气的水桶。

远远来了一座小山似的葡萄藤，根本瞧不见背它的人，好象它自己长了腿迅速地往前挪。走近了才看见一顶黑线帽。

“刘青莲！走了几趟？”三王队长煞住对谢萝的训斥，满意地问老尼姑。

“五趟！”刘青莲简短地说了两个字。

“瞧瞧人家！你们这些吃屎（知识）分子就该好好改造思想！”

三王队长回过头来又去刺儿谢萝。

不过今儿全队的任务还是完成得很不错，三王队长满意地看了看大道上堆的葡萄藤，提前吹响了收工哨。刘青莲刚想去舀水喝，母金刚已经把水桶挑走了。她颠颠地走进马厩，哗地一下子，开水全倒在尖下巴的大盆里。尖下巴立刻脱去鞋袜，两只脚泡了进去。

谢萝走进马厩，愣住了。她盯住那两只满是皴裂和泥垢的脚，嘴里不禁漏出一句话：“好些人没喝到开水……”

“嘿——你要喝，现在去喝吧！”母金刚拉着长声说道。

“滋味可不错，赛过全聚德的鸭架汤哪！”尖下巴恶心着谢萝。

谢萝闷闷地躺倒在自己的铺位上，她没有力气去反唇相讥，虽然今天只拖了一趟葡萄藤，但浑身已象散架似的酸疼。一阵对未来的恐惧涌上心头：“和这些人狼在一起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……以后……怎么过？”

旁边伸来一只干硬的手覆在她的手上：“要想不看这帮臭娘儿们的眉眼，只有你自己个儿强起来！”

谢萝抬起头，瞥见黑线帽下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正在对她微微地笑着。这微笑似曾相识，好象一股温泉注入她的心田。在这冷酷如冰的人群中，这星星点点的温暖是那么可贵！谢萝迷惘地在记忆里搜寻：什么时候？什么地方？什么人？忽然脑际闪出一丝微光：几年以前，也是黄叶飘零的时候，刚被错划为右派的她，在那些所谓“同志”的唇枪舌剑式的批判会后服毒自戕了。不知昏迷了多久，她再度醒来已在一片白色的病房里，

同样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，带着同样的微笑俯视着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她。她想起来，这是抢救她的老护士长。

热泪从谢萝的眼睛里涌出，她不由得紧紧握住这只青筋毕露的手，象一片黄叶紧抓住藤蔓。

“明儿咱俩起得早些……”

明儿一早干吗？一个大大的问号出现在谢萝心头。但是当看到她看到刘青莲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时，她放心了。眼神如此清澈，心灵必定善良。她茫然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大伙儿还在梦乡，谢萝于朦胧之中觉得有人碰了碰自己的肩膀。她翻身坐起，见刘青莲已穿戴整齐。两人悄悄走到门口，刘青莲对值夜班的郎世芬说：“我们去解大手！”小郎点点头，拉开了大门。

这里的规矩，起床以前不许去厕所，小便一概在自己的一品盆里解决。要是大便，那就例外了，因为不仅劳教分子，就是大值班也忍受不了那玩意的气味。经过几次冲突、骚乱，队长让步了，大便可以上厕所，不过必须两人同行。

厕所离马厩只有几步路，另一边是早晚点名的空场。早晨的空气清凉如水，附近的树木沐浴在乳白色的晨雾中，犹如一群披上轻纱的绿衣女郎。东方刚刚出现一缕红色的朝霞，大自然对一切生物都一视同仁，备受欺凌的谢萝从一百多人呼出的碳酸气中来到这里，不禁感到通体舒畅。

“来！”

听到刘青莲的招呼，她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位修行人两腿分开与肩齐，骑马蹲裆地站着，双手向前环抱，象捧着个无形的筐箩，正点头示意她照样做呢。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谢萝从未见过这架势。

“站桩！快练吧，回头都起床了就麻烦了！”

谢萝忽然省悟了，昔日她浏览杂书时，一本专讲气功的书上介绍：站桩是练功的基本式之一，练气功是好事，不过自己痼疾缠身，这里连基本的营养都谈不上，能练吗，她犹疑地看着刘青莲。对方又用眼神催她快练：

“你心神宁静，没有害人的邪念，一定能健身益气……”

谢萝果真依样画葫芦地练起来。

“眼望太阳，气息调匀……”

这种古怪的姿势，保持几秒钟还可以，两分钟一过，汗珠可就下来了。她只觉两臂重有千钧，越来越难抬，两腿簌簌直抖，前胸后背被汗珠润湿了。谢萝刚想招呼刘青莲结束练功，马厩那边传来脚步声，两人迅速放下胳膊转过身来。

尖下巴和金翠玉睡眠惺忪地向厕所走来，尖下巴用锥子似的眼神怀疑地看着她俩，金翠玉却天真地扑过去，拉着刘青莲的手用山西话开起玩笑来：“掌柜的，掌柜的恩（你）起哟！起了就死（洗）哟，死了就烧纸（扫地）哟！”

谢萝憋不住，扑嗤一声笑了。刘青莲听了大为丧气，呸了口唾沫：“大清早，你也不怕倒霉哟！”

金翠玉得意地大笑起来。

万事起头难，谢萝跟着刘青莲，每天早上早起会儿，中午饭后少躺会儿，晚饭后少休息会儿，一天站三次，逐渐从两分钟增加到十分钟。她觉得浑身有了点力气，劳动时凑合能跟上趟了。随之而来的一件事使她非常苦恼：那清汤寡水的菜汤、稀粥，那掺了三分之一草籽、棒子核的窝头，过去象药似的难以下咽，现在如秋风卷落叶似地塞进肚里，还感到饥肠辘辘。

“这站桩怎么越练越饿……”一次工间休息，谢萝坐在畦埂



上对旁边的刘青莲说。

“你身子骨硬朗了呗！”刘青莲低着头戴黑线帽的头，不知在采摘什么。

“饿真受不了！”那难耐的痛苦又在肠胃间蠕动起来。早上三两，中午四两，晚上三两的粮食定量，对于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差不多够了。这些女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；副食不足，缺油少盐；伙房的炊事员又能不计定量的随便吃，每天到女囚手里的粮食实际只有七两到八两。日子一长，几乎个个在上午十点半，下午三点半以后便饿得无心干活。谢萝以前不觉饿，是病态的，现在稍有恢复，饥饿便来折磨她了。

“给！”刘青莲的手伸了过来，掌心放着几个翠绿色的小灯笼，鼓起来的棱纹上微现赭红。

谢萝看着她，不敢伸手。

“可以吃！”刘青莲剥开灯笼，倒出一小把黑子，格吱吱嚼起来。“动嘴三分饱，这东西少吃点，可以治肚疼！”

谢萝也剥开了一个，放了几颗黑子在嘴里，一股清香、微涩的味道弥漫开来，饥火果然不那么炽烈了。

“我被卖到庵里的时候，也就像金翠玉那么大，当家的老尼姑厉害啊！哪能吃饱了？施主来庵里打醮，给鬼吃的小馒头却是白面蒸的，我们一年见不了几次白面哪！师父在台上念经，往四方撒鬼食，我在台下跟狗儿抢小馒头。叫师父看见了，气得骂：‘刘青莲！调皮鬼！不学好！’……”

“打你了吗？”谢萝担心地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？叫人家撵上山去看塔。山高坡陡，没人送饭，发几斤粮食叫我自己做。我偷偷用灯油炸饼吃，师父奇怪灯油点那么费，我说是老鼠偷了。那天正在炸呢，叫老师父一把捉